

范小青 著

裤裆巷 风流 记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裤裆巷风流记

范小青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© 范小青 2006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裤裆巷风流记/范小青著. — 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
2006.4

ISBN 7-5313-3033-4

I. 裤… II. 范… III. 长篇小说 — 中国 —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44423 号

裤裆巷风流记

责任编辑 韩忠良 温去非

责任校对 白 光

装帧设计 马寄萍

出版发行 春风文艺出版社

社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

<http://www.chinahunfeng.net>

联系电话 024—23284385

传真 024—23284393

购书热线 024—23284402

印刷 东北印刷厂

幅面尺寸 145mm×210mm

字数 237 千字

印张 9.625 插页 12

印数 1—10 000 册

版次 2006 年 4 月第 1 版

印次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 18.00 元



常年法律顾问 陈 光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 024-23284391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: 024-23892637-5275



范小青 女，出生于上海松江，从小在苏州长大，1978年初考入苏州大学中文系学习，1982年初毕业留校，担任文艺理论教学工作。1985年初调入江苏省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。现为江苏省作协副主席，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。

1980年起发表文学作品，以小说创作为主。已创作出版长篇小说十六部，中短篇小说二百余篇，中短篇小说集八部，散文随笔集六部，电视剧百余集，共计一千多万字。代表作有：长篇小说《裤裆巷风流记》、《百日阳光》、《城市表情》，中短篇小说《瑞云》、《顾氏传人》、《杨湾故事》，电视剧《费家有女》、《干部》等。



引 子

相传，很久很久远的远古时代，在茫茫的大海中，有一天突然涌出一个小小的岛屿，人们把它叫做海涌山，海涌山便是现在的苏州名胜虎丘，也便是苏州地区最早的陆地。

历史走过了几万年，至公元前十一世纪，吴泰伯将中原文化带到江南，在苏州附近建立了一个弹丸小国，若干年后，泰伯之二十世孙诸樊迁都苏州，筑起名为“吴子城”的小城，又过若干年，阖闾授命伍子胥扩大“吴子城”，建成了相当规模的阖闾城。于是便有了苏州，有了这个古老而美丽的城市。

古老而美丽的姑苏，人杰地灵。夫差称雄而亡国，勾践忍辱而复起，范蠡西施的传说，唐代诗人的吟咏，吴门画派的丹青，唐祝文周的笑料，况钟林则徐的清正，清朝的十七名状元，等等等等，无不在这座人间天堂、东方威尼斯涂上一层又一层亮色。

苏州人杰地灵，苏州历来以帝王将相、才子佳人而闻名，无数文人骚客留下的文章典籍，大都以他们为主体。

然而，帝王将相、才子佳人只能是苏州极小的一部分，苏州的绝对量是芸芸众生、市井小民，是他们的喜怒哀乐。



第一章

裤裆巷这个名字实在不大文雅，叫起来也拗口，似乎总给人一种下作的感觉。小伙子出来追大姑娘，丫头外面谈男朋友，人家问起来，家住什么地方？裤裆巷。说出来面孔上总有点难堪兮兮。其实，苏州城里稀奇古怪的地方名字多得很，狗屎弄堂猫屎街，照样出状元，住大老爷。

裤裆巷原本不叫裤裆巷，叫天库巷，响当当的名字。传说很早以前，这地方地势低湿，阳气不足，老百姓里多有患风湿病的，唐朝周真人为民禳灾，在此地建坛，一时间香火兴盛。城里城外不少人家贪图这里风水好，有仙气，都来建房落户头，开店肆办作坊，才有了这条街，取名天库。

天库巷难得一块风水宝地，来造房子落户的人家，自然全是头挑的货色。头挑的料作，头挑的匠人，头挑的格式，头挑的做工，你比来我比去，你造三进我砌五进，你用陆基金砖，我用黄杨紫檀，你雕梅兰竹菊，我刻凤穿牡丹。一时间深宅大院，雕花大楼，一宅宅竖起来，雕梁画栋气势巍峨，砖雕库门玲珑剔透，镂花长窗雕工精致，着实水平，着实叫人眼热。小巷在高墙大院夹峙中，愈发显得进深、威风、气派。自此，天



库巷日益发落，到唐朝白公刺史辰光，苏州城里老百姓唱苏州城“苏州七堰八城门，七塔八幢九馒头^①，三横四直泊舟航，三宫六观十八坊”。天库巷方圆左右的老百姓唱天库巷“入阊门，进天库，井挑巷，巷挑井，店肆开，人客来，茶社酒坊闹稠稠”。这种土里土气的民歌民谣虽说不如文官才子写的什么“朱户千门室，丹楹百处楼”，什么“市河到处堪摇橹，街巷通宵不绝人”的句子有味道，但不过土也有土的滋味。

天库巷经过几朝几代，到了明朝某年某月某日，一位巡抚大人路经天库巷，天上下雨，地下潮湿，石卵子打滑，轿夫跌倒，巡抚大人从轿子里跌出来，一手捂住额骨头，一手捏牢裤裆，气急败坏叫了一声“哎呀裤裆”。这个狼狈的跟头和这句有失身份的话，偏巧被弄堂里一个烟花女子听见，熬不牢“扑哧”一笑，这一笑，笑出一桩风流事流传下世。老百姓不喜欢这位巡抚大人，便“裤裆裤裆”叫开来，嘲笑大老爷。裤裆巷里现今的住户，一到热天乘风凉，就要听乔老先生讲这段故事，讲得活灵活现，煞有介事。说是老古书上看来的，旁人没有见过什么老古书，虽是将信将疑，却也没根据反驳。

据说天库巷被叫做裤裆巷之后，风水败了，名声臭了，街巷里茶坊酒楼，馒头浑堂自然不少，可是堂子、赌场愈加多，后来人称裤裆巷十家店肆三堂子。说是那辰光，浪荡公子卖×货，满弄堂晃荡。

到了清朝乾隆年间，苏州吴世恩金榜有名，中了头名状元，回来就买下裤裆巷三号那宅房子。苏州城里好宅大宅多的是，可以说条条弄堂藏金屋。吴世恩的老宅在马家巷，中了状元买新宅，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体，可是，状元买宅，东不看西不买，南不拣北不挑，偏生看中裤裆巷里这宅房子，说起来还有一段

^①馒头：浴室。古代浴池顶作拱形，俗称馒头浑堂。



故事。吴世恩中了状元，后来做了大夫，专门教太子读书，在皇帝面前十分得宠。有一回，皇帝和他拉家常，问起他苏州的老宅在玄妙观之东还是之西。吴世恩心想皇帝真正不得了，中国这样大，皇帝连苏州玄妙观的方位肚皮里也清清爽爽。一时心急慌忙，讲在玄妙观之东。皇帝龙颜一开笑了。等事体过后，吴世恩回想起来，吓出了一身冷汗，自己家的老宅在马家巷，明明是玄妙观之西，怎么会讲出在玄妙观之东呢，这不是犯了欺君之罪么。吴世恩吓得嗦嗦抖，神经倒还清醒，马上寻出理由告假回苏州，急急忙忙到玄妙观东面和马家巷差不多位置的弄堂里寻房子，先寻到北面一条肖家巷，看见一宅现成货，可惜这宅房子太小。吴状元北京城里做大官，苏州城里名气响，回老家自然要讲排场讲气派了，耀武扬威。看不中肖家巷这宅房子。也幸亏得当初吴世恩没有买下这宅房子，倘是买下来，后来一位名闻天下的女人赛金花就不可能住到肖家巷来了。吴世恩看不中肖家巷的房子，再往南去，寻到裤裆巷，三号那宅房子，一看就中。当时家人有所犹豫，告诉说，裤裆巷风气不灵，名声不好。吴世恩怕的是“欺君之罪”，而不是什么名声风气。家人好心不得好结果，碰了一鼻子灰，不敢再多嘴。吴世恩买下房子才算定心，一身轻松回京城。

老法里的规矩，男人进京做官，大房要守老家老宅的。吴世恩在裤裆巷买的大宅，自然是归大房住。那辰光的做官人，一般有个三房四妾，不稀奇的，也是一种风气。只讨一个女人，总归好像没有派头，乡下人兮兮的。吴世恩做了大官，除了大房守在苏州老宅，二房三房随去北京，住在西单米氏胡同，也是显赫得不得了的大宅。四房小姨太太就在苏州城里偏僻一点的地方另外买了一宅房子，买几顷田收租，安几个下人服侍，消消停停，福享终身。不过这份福气，现今的小姑娘恐怕是不肯要的。拿现在的话来讲，就算有金项链金耳环金戒指，貂皮



大衣迷你裙，一日到夜关在屋里，戴给啥人看，穿给啥人看。不过那辰光的女人，像吴世恩四房这种小家人家出身的女儿，修到这等地步，着实让人眼热煞了。

大房安顿在裤裆巷三号，自然要比四房风光得多。

裤裆巷虽然风气不好，民居住宅是不差的。三号这一宅，做状元府，一点不推板^①。想起来吴状元一举成名，京城里做大官，这种人家买下来的房子，总归不会是蹩脚货。

吴家大宅，光是大门就气派得不得了，八扇头的墙门一字排开，墙门木料全是上等银杏木。进大门一方天井，天井后面又是八扇墙门排开，开进去是门厅，也就是现在讲的门堂间。门堂间西面有一过道。方砖铺地的过道夹在高墙之中，幽深阴暗，延进去二百多公尺长。过道中央原本有一口暗井，住家怕小人出事体，老早就封起来不用了。过道南北通，把大宅分作东西两落。东面一落总共六进，前面四进分别为门厅、轿厅、大厅、女厅，这四进的房子格式大致相同，全是三开间的门面。这种老房子的开间，不像现在房子的开间，头二十平方碰顶了。老早辰光这种大开间，一间小至三四十平方，大至七八十平方，气势庞大，派头十足。开间墙头大都是木板壁，也有粉墙，门前一排走廊，走廊有落地排门窗。走廊前一方天井，厅后各有一座清水砖雕门楼，用来隔开前后两进。厅前门框上各有四字题款，门厅上方一幅匾额，是道光皇帝亲笔题的四个字：“吴大夫第”。用金粉写在红木匾额上，轿厅上的“祖孙鼎脚”也是皇帝题的款，大厅上是“天赐纯嘏”^②。女厅后面有一座小花园。园中有假山鱼池，早先还有一幢五楼五底的房子，坍塌以后，改成一条旱船形状的宅屋，旱船后来遭难焚烧以后，就再

①推板：苏州方言，意为相差或差，坏。

②嘏：音 gǔ，古时文言书面用语，同“福”。



也没有造起来，那一块地方也就空落了。再后面就是灶间，也有三开间门面的地盘，东西各有两口三眼灶。据说吴家顶兴旺的辰光，光上灶下灶就有十来个下人。

西落总共有三进。第三进是住宅，有六开间。住宅往前，叫纱帽厅。这纱帽厅是全宅顶好的房子，前后各有一方天井，前大后小。纱帽厅前面那一进叫鸳鸯厅。鸳鸯厅有四开间外加一隔厢，房间也全是红木地板，镂花长窗。除了东西落以外，还有一些零碎房屋，质量稍许蹩脚一点，是账房先生和其他下人住的。整个住宅区后面有一座大花园，叫凤池园。园中亭台楼阁，湖石假山，荷花鱼池，九曲小桥，长廊花窗，样样齐全。据说吴家顶兴的辰光，光光被称做“富贵花”的牡丹花就有三十五墩。

吴宅状元府，里里外外，前前后后，处处看得出显贵的门第形式，表示出宅主人的地位等级。

吴世恩买下这宅房子，回到京城，心想欺君之罪已不存在，何况这宅房子是不差的。后来也就不大过问了。不晓得房子再好，风水不灵，吴家大房搬进来以后，大房里是一年一年败落下去，一代一代下来，养儿子居然全是单传，全是险介乎的事体，到了第四代上竟然绝了子孙，从其他房里嗣过来一个儿子传宗接代。说吴世恩的孙子也中过状元，其实那个不是大房里的孙子，中了状元就拿过来算是状元的嫡传了。吴家人丁不旺，家门不兴，以后再也没有出过什么状元，做过什么大官。子子孙孙倒是出了不少浪荡公子，吃着祖宗，花着祖宗，坍祖宗的台。吴世恩九泉之下倘使晓得全是买下这宅房子之过，不气煞也要悔煞了。

裤裆巷虽说历史复杂，三教九流，各式人等全有，现今可全是规规矩矩正正派派的人家，做的规规矩矩的事，寻的正正派派的钱。何况现在年纪轻的人，讲究实惠的多，倘是裤裆巷



有花露水，来几个海外爷叔阿伯，冒几个万元户，照样娶得着城里顶漂亮的女人，人家保证不会嫌避你裤裆还是裤脚管。

可惜裤裆巷什么名堂也没有，石卵子铺地，青砖头打墙，笔笔直直一条弄堂，一眼望到底，不像裤裆，倒像直筒裤的一条裤脚管。

裤裆巷实际上可以算得上是一条街，不像那种丝瓜一样纤细纤细的弄堂，两边人家出门碰鼻头。裤裆巷宽宽敞敞，虽说面上笔直，一点不打弯，夹里芯子却是九曲十八绕。一扇扇门面，大小小，拱形方形圆形，外面看看不稀奇，踏进去却是别有洞天，世界全做在门洞里厢。一扇大门进去，一通通出去，十七八亩地的也有。六七十间房间，三五十家人家，一二百口老小，全扣在一个门洞里，进门方能看见大石库门里面套小石库门，小天井里面通大天井，绕过来串过去，通过来弯过去，小人玩躲猫猫官兵捉强盗倒是一等的好地方，幼儿园、儿童乐园里觅也觅不到的。倘是东洋人来打仗，根本用不着挖地洞，用不着打什么地道战，地面战也蛮有打头了。

世界做在门洞里，哭哭笑笑，全关在一扇门里。早先的店面开间现今全封掉改建了，弄堂里店少人少，自然冷清，有拾破烂收旧货，卖鸡蛋卖绍兴乳腐，修洋伞修棕棚的，日日夜夜串过来串过去，拉直了喉咙穷喊，愈发显得弄堂里幽深。

早先的房子，自然是尽足当时人们的要求造起来的。即使顶整脚顶普通的民居，起码也有三开间门面，一方小天井，碰到达官贵人、殷实富户，一般像那种两落七进两落五进的大户头只住一家人家。自然称心，自然惬意，自然热天凉笃笃、冷天暖烘烘，自然宽宽舒舒、清清爽爽，现在一个院子轧进七八家二十几家，一代一代还不停不息地衍生出来，住房狭窄，水卫设备落后。常常是十几家合用一口水井，一个早上用下来，井台上一塌糊涂，有几个鸭屎臭的，还在井台上刷马桶，臭水



往阴沟里一倒，一点不讲道德，拆了烂污^①，要居委会干部揩屁股。旁人讲几句，总还有理由犟辩，上班来不及，扣奖金啥人赔，小人要读书，迟到了立壁角啥人肉痛。住户的马桶天天夜里排在过道里，有吃饱了饭没有事体做的小猢猻，偷马桶盖当飞碟甩。碰到环卫所清洁工有思想问题不上班，住户就要自己拎到厕所里，倒马桶倒痰盂倒夜壶。这种事体，年纪轻轻的小姑娘，总不大高兴做，赖得掉总要赖掉，苦煞了几个老太婆，串弄堂过马路，颠颠晃晃，抖抖嗦嗦，拐到厕所上气不接下气。

住户轧^②得兜不转屁股，想想早年这样的地盘只住一家人家，称心煞了。至于古辰光什么样的人家住这么大的地方，大家也不想去弄清爽，弄清爽也不会多出一间房间，一个平方也不会多。

只有乔老先生顶稀奇，一肚皮的货色没有人要听，闷在肚皮里，痒得要命。有一次，屋里来了两个亲戚，也不管人家有没有兴趣，揪住机会像说书一样开场，那宅房子，起先是哪家的状元府，后来传给侄子是所大学士，再后来传给孙子某某状元，再后来一个不争气的子孙一夜之间把一宅状元府输脱。这座大院是什么大官造的，后来得罪朝廷，贬官革职，房子给一个什么太监的什么亲戚买下来……讲得活灵活现。裤裆巷里户宅宅的根底，老先生好像清清爽爽，天晓得是真是假。乔老先生的孙子乔乔，听这种老古董听得发腻发酸，但总不可以塞牢自己耳朵不听，也不可以封牢阿爹的嘴巴不许讲，就贼忒忒兮兮插嘴问阿爹，你讲太监，老法里的太监，真的要割卵的？弄得乔老先生面孔上青一块白一块红一块紫一块，乔老先生自己也总算是个有知识的人，少年时候背过四书五经，青年时代读

①拆烂污：比喻做事马虎，不负责任。

②轧：挤。



过梁启超康有为，中年辰光做过几日官府文书，老来还要看看《吴越春秋》《清嘉录》，却修了这么个孙子，台塍光。

吴宅状元府到底什么时候造起来的，现在已经弄不清爽了，卖到吴氏手里，以后就没有再改换宅主人，吴氏家族后来虽然败落下去，出了几个不肖子孙，但是这宅房子总算还是保下来的。到了解放来的辰光，吴宅的当家人是状元第六代的媳妇吴李氏。吴李氏娘家也是大家，传说是武英殿大学士顾鼎臣的后代。解放前，吴李氏有个阿哥在政府里做事体，解放辰光逃到台湾，临动身特为跑来劝妹子，卖掉大宅，同他一起去台湾。吴李氏从小受足家训，晓得进得吴家门，就要为吴家想，生为吴家人，死为吴家鬼，所以死守老宅，不肯离开。解放后的开头几年，日脚倒也蛮太平，时常有苏州城里老人家来来往往，过年过节政府也有人上门拜访，吴李氏庆幸自己没有听阿哥的话，到了1956年公私合营，一家人家不许有这么多房子了，要合营，吴李氏也想得通，反正屋里人少，这么多房子也住不了，再说公私合营是为国家好，也为老百姓好，反对剥削，大家过新社会的生活，人人有责任。吴李氏没有什么意见，自留了一小半房间，余下的全部合营了。后来听说苏州城里有差不多的人家房子全是捐献给国家的，吴李氏出门碰见居民委员会的干部，还有点难为情呢。公私合营到“文化大革命”前这几年里，吴家出卖了一部分私房，其余的房子除吴家自住两间外，都出租给别人住，吴家后代子孙靠这点房子吃饭过日脚，倒是一座吃不空的宝山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一来，人人碰着扫帚星，个个晦气触霉头，吴氏大宅更加逃不脱，充公。吴李氏老太太吃住没有着落，赶进一间六平方的小灶屋，贴贴洋火盒子，寻点辛苦钱混日脚。

其他住户倒不曾关账，算是受剥削的人，房子照住，不过不是住吴家的，而是住公家的，公家收房钱，比吴家收得少，



住户倒也乐得。原先大家不满吴家收的房钱太贵，看见人家纺绸褂子一披，鹅毛扇子一摇，上午皮包水，下午水包皮^①，餐餐七荤八素十样经，实在气不平，眼皮薄，肚皮里喊不公平。到“文化大革命”风头上，踏人家一脚，揭发金子宝贝绫罗绸缎，实在杀瘾。现在看看吴家子孙，三五六口轧进一间小屋，过这种平头百姓过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歇的日脚，细皮嫩肉变作粗皮老肉，见了人点头哈腰，低眉顺眼，作孽兮兮，心里又有点过意不去，也想不明白这种变世的日脚是啥人作出来的。

等到大家还过魂来，轮到处理吴宅的辰光，街上已经在唱“属于八十年代新一代”了。大家心里有数，房子姓吴，自然应该还给吴家，可是住户不过门，赖死赖活不肯搬。房管所来劝，弹开三公尺，单位里动员，讨价钱，要我搬开不难，你给我多少平方，新房旧房，公房私房，楼房平房，有没有抽水马桶白瓷浴缸。单位哪里来的平方，有几个平方，就要打破几个壳郎头。住户自有自己的苦衷难处，挖屎丢烂泥，寻死觅活，样样做得出。碰着吴家的人，嘴里还不清不爽说什么现在变世了，叫工人阶级困马路，房子让给官僚老地主。说得吴家七十八岁老当家吴李氏心里寒丝丝，牛牵马绷讨还了两大间一隔厢算数。房管所立时三刻上门，要求吴李氏老太太作价处理其他房间，叫老太太开价。吴老太太刚刚经过脱胎换骨，触及灵魂的“锻炼”，现在魂虽然归来，却是惊魂未定，看见公家的人，已经有了三分惧怕，叫作价就作价，叫她开价倒是开不出，随便公家给多少，多给多拿少给少拿，房管所乘机杀半价，杀得辣豁豁。吴老太太总共拿到万把块钱，心里也明白吃了大亏，嘴上却不敢讲出来。

吴老太太早先嫁到吴家里，做少奶奶，饭来张口，衣来伸

^①皮包水：指进茶馆喝茶。水包皮：指进浴室洗浴。



手，油盐酱醋柴，自是不闻不问，房子家当愈发一窍不通。及到落难，起先还有六个平方轧轧，后来索性扫地出门，住到原先屋里一个下人家里，同那家一个老太婆轧铺，过了头十年苦日脚。起先叫她扫马路，冲厕所，老太太实在做不动，总算碰上几个心肠软的，叫她领点洋火盒子贴贴，弄点纱头拆拆，一个月寻个十块八块，咸菜汤泡泡饭。现在一次头有了万把块钱，手发抖，心发荡。

吴家落难辰光，大女儿吴方圆已经出嫁，女婿屋里成分好，女儿自然要同娘家划清界限的，讲出了绝话，从此不再来去。不过划清也好划不清也好，娘家的屎粘在女儿屁股上，揩不清爽，女儿女婿为了老娘，也吃足了苦头。大儿子吴方已经成家立业，有了两个小人，一家大小四口，被赶到乡下做农民去了，一去不复返。近几年到乡下去查查，说根本没有来过，二十年不通音讯，不知死活。小儿子吴圆，那一年已经二十四岁，还没有娶女人。读书读成个书憨大，连考三年考不取大学，算是败了状元人家的面子，弄得神经兮兮。后来捏了一纸命令，一火车乘到东北树林里做苦力。人家嫌他成分不好，浑身冒酸气，分一间木板房给他，独吊吊地住在大树林里。这间木板房，风一吹，嘎嘎响，雨一落，嗦嗦抖。门关不上，窗合不拢。有一日，一只老狗熊推开门进来白相^①，老狗熊朝吴圆笑咪咪，抬抬手，吴圆吓得尿撒了一裤裆，神经就有些混乱了，不过还是会吃会做，就是一直讨不到女人，有空闲就坐在木板房门前，盯了木板房看，发痴发呆。到后来，吴圆调回来，已经四十出头了，又是一火车乘到苏州，进门看到老房子已经退还，立时嘻嘻笑出来，笑得收不拢场，笑得隔壁邻居汗毛凛凛，笑得吴老太太在边上哀哀地哭。从此，吴圆脑子一阵清爽，一阵糊涂。

①白相：玩。



清爽辰光，上班下班，吃饭困觉，讲话办事，一点没有两样，糊涂起来就不好讲了。大家都说，吴圆这世人生全作掉了，再好也是个废人了。吴李氏老太太一世人生熬下来，落到这般下场，一碰就要心酸流眼泪。不过日脚总比“文化大革命”好过多了，那辰光弄得一门心思寻死路，幸亏隔壁邻居劝她，说你死了要拖累儿子的，才打消了她的念头。吴老太太女儿吴方圆，就住在本市，晓得老娘现今的情况，有好好的房子，没有好好的人传，自要动心思的，吴方圆今年也毛五十岁的人了，前几年算是同老娘划清界限，不来往，现在要她老面孔上门来还有点难为情，先叫小儿子来讨老外婆的口风。吴老太太头二十年不曾同自己骨肉一道过日脚，吴圆虽然回来，又是这副腔调，想讲句贴心的话也没有人听，刹生头里天上掉下来一个大外孙，一口一声外婆，叫得亲亲热热，又高又大，一表人才，活脱脱像两个娘舅，老太太欢喜还来不及，哪里还会记恨什么“划清”不“划清”。

不多几日，吴方圆的小儿子姚克柔就搬进来同外婆一道住，陪老太太过日脚了。户口也迁到老太太的户口簿上，姚克柔改为吴克柔。

吴克柔迁进吴宅的辰光，还不满三十岁，插过队，做过工人，结了婚，有了一男一女两个小人，女儿已经六岁，儿子也已四岁了。

吴克柔头脑拎得清，听老太太谈了房子的事体，立时上到房管所长门上评理，人家拿出老太太签的字据，白纸黑字，出门不认账。吴克柔弄不过房管所，就去打官司，一级一级告上去，事体弄得蛮大，一直到现在没有判下来。听吴克柔的口风，这场官司不是三万五万应付得过去的。其他住户看看现今的政策，心里七上八下，晓得这桩事体早点晚点总要弄清爽的，只怕有朝一日，自己也要像当初吴家一样，被人家扫地出门了。



吴家 1981 年讨还的两大间加一隔厢，就在鸳鸯厅这一进里。鸳鸯厅另外还有二开间，住了两家人家。吴老太太刚住回来的辰光，邻里关系自然有点尴尬。老太太想想早先吴家一家也不过五六口人，住这么大的地盘，除了纱帽厅接待高级客人，住宅住人，其他几进全是不派什么大用场的，每天自有下人打扫清爽，锁好门。现今只还给她二开间一隔厢，想想是气不服的。吴克柔打官司，强调起来理由充足，别人驳他不倒。可是，三五六口七八口，轧在一间屋里的平头百姓，热天蒸馒头，冷天贴大饼，想想比比，同样不服气，理由更加充足。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这升世界上的事体，下世也弄明白了。

苏州城里同吴家这宅房子大同小异的建筑，大街小巷处处有，只不过近几年拆的拆，坍的坍，不少地方已经面目皆非，光彩全无了。有的房子虽然还在，可是不再住人，派派其他用场，被什么工厂无偿占用，堆堆破货废料，被什么单位廉价收买，准备拆了旧房用这块地盘造新楼房。相比起来，裤裆巷三号这宅房子还算额骨头^①的。不过额骨头再高，也难得原模原样了。这种早年的大型建筑群，原来都是有规格的，一般一进三间，门前一方天井，东落西落当中有一条进深直通的过道。可是现在，三号这宅房子，已经不是老面孔了，头二十年来，房管部门和住家，旧物利用，见缝插针，大间隔小，小间扩大，角角落落里，还造起来像模像样的房间，大到十来个平方，小到三五个平方，用来放自行车，堆旧家具，当灶屋间，做吃饭间，甚至有人家做新房的。

其实像这种地方，这种房子，早已经不是老面孔了，索性再修修补补，改造改造，通自来水，增加点卫生设备，也还可以混几年住住。凭良心讲，这点房子，旧虽旧，还是蛮像样的，

①额骨头：亦做“额角头”，意为命运、运气好。